

秦  
牧  
著

# 愤怒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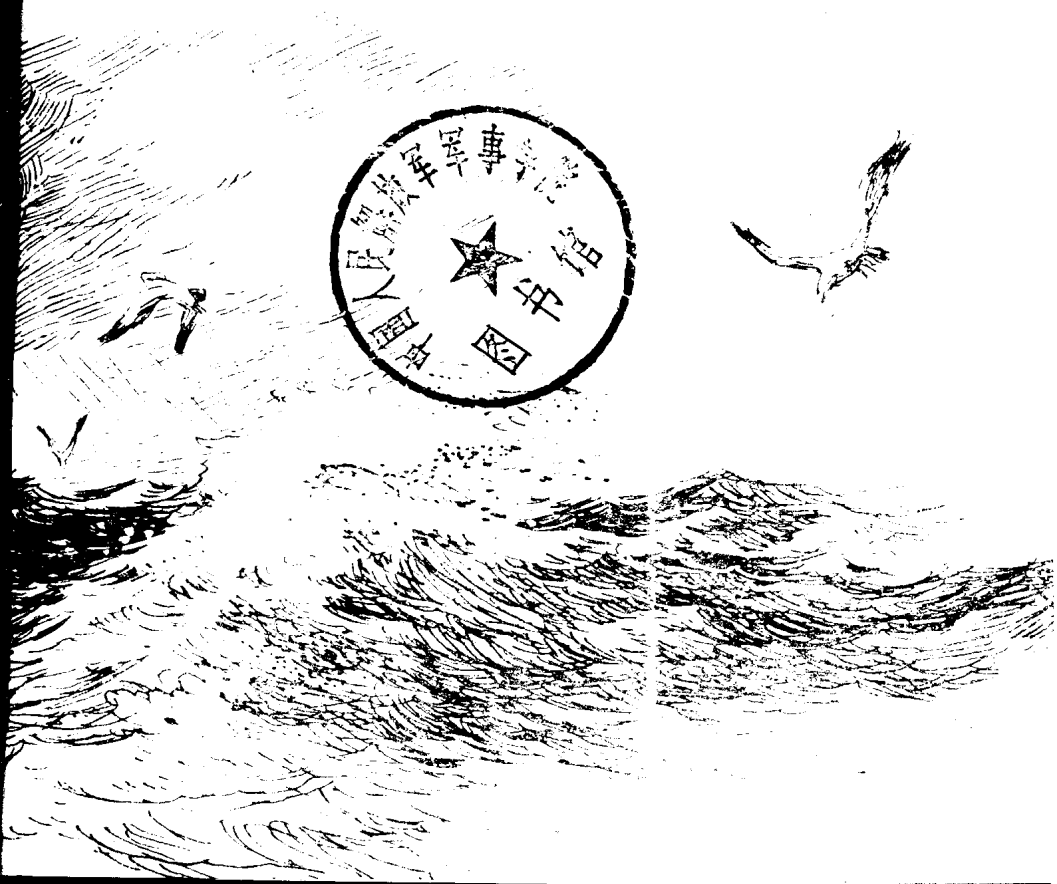


2 039 1348 0

# 愤怒的海

秦牧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愤怒的海

秦牧著

责任编辑：黄起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08,000 印张：15 印数：1—70,000 (简易精装) 4,200

统一书号：10109·1479 定价：(平装) 1.40 元 (简易精装) 1.65 元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中国诗谚

与其做一辈子乌鸦，不如做一次鹰。

——东欧谚语

青蛙的鼓噪不能阻止牛到河边饮水。

——非洲谚语

宁可直立而死不能跪地而生。

——拉丁美洲谚语

## 目 录

一	省城风光	1
二	闹宴	11
三	贫贱夫妻	26
四	同学少年	40
五	在沟渠旁边	56
六	冤狱	70
七	一个女人的祷告	90
八	乡井土	106
九	亡命之徒	122
一〇	珠江水长	146
一一	囚室	164
一二	在“黑天鹅”号甲板上	181
一三	大洋茫茫	192
一四	虎鲨之吻	209
一五	风暴	223
一六	“国王和王后的后花园”	243
一七	异邦邂逅	256
一八	绿地狱	276
一九	茅屋夜话	291
二〇	死季	306

二一	在灌木林里	318
二二	萨里纳斯父女	336
二三	砍刀高举	351
二四	火红的山林	375
二五	何塞·马蒂的声音	400
二六	卡马圭激战	417
二七	一个王国的黄昏	433
二八	火焰花	443
二九	尾 声	463
	后 记	468

## 一 省城风光

那时，大清帝国的杏黄色龙旗正在中国飘扬着。

广州，这座中国南方大城，虽然历经兵燹战乱，还是相当繁华。自从明代初年，把广州三座城合成一座以来，广州的城墙就已经相当壮观了。一座座城门：文明门、五仙门、归德门，大西门……在各方矗立着。城门口的兵士，在胸前各各绣上一个大“勇”字，打着绑腿，佩着长枪、大刀，守卫城门。进城出城的人多极了，抬轿的，骑马的，挑瓜贩菜的，引车卖浆的，徒手的，提篮的，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鸦片战争时期，文明门外一带烧掉了千多房子，城内各处中炮地点留下来的断壁残垣，这时候大都已经清理和修复了。这一二十年来，国内农民起义的战事大抵在江南、北方进行，日本忙着侵略的是台湾和琉球，广东的战事暂时稀少了，总督巡抚们也就乐得歌舞升平。虽然朝廷一向认为广州一带“王气”太盛，驻广州的八旗将军每年十月就得领兵去打瘦狗岭一次，向着荒山乱轰一场，象是禳灾一样，算是打掉南方的“王气”。捕杀太平天国余党也不遗余力，什么人只要“形迹可疑”，捉到制台衙门里去，就往往得被五花大绑，插上了斩标，推出东北郊外乱葬岗上砍下脑袋。但是尽管这

样，广州城里，还是熙熙攘攘，十分太平的样子。

城里，到处牌坊林立，有颂扬禄位的，也有表旌节孝的。惠爱大街，十八甫等地，是最热闹的了。茶楼菜馆，高挂着“满汉大菜，应时小酌”的字牌，总是高朋满座。洋杂店，绸缎店、米店、当铺……一间挨着一间。经过这些年的“西风东渐”，市面上的洋货一天天多起来了，英国的呢绒布匹，日本的眼药仁丹，法国的香水，德国的眼镜，瑞士的钟表，美国的香烟面粉，这时到处涌现。街上来来往往的，除了身穿长袍马褂，或者便衣短打的中国人外，也有不少挥着手杖，戴着夹鼻眼镜，穿着窄裤管西装的欧洲人了。经过许多年的流血斗争，中国人不能阻挡西方商人进城来贸易，现在终于让这些由外国战舰护送来的西方商人意气骄横地走在自己面前了。

这个城市到处让人看到烟赌的气氛弥漫。在一列列店铺之间，夹杂着一些贴满花花绿绿彩纸的小店，他们卖的是白鸽票、铺票、彩票、山票，它们有十天开彩一次的，也有半月开彩一次的。更有一些门口高悬银牌字样的门帘，里面布置酸枝桌椅的赌馆，它们是赌番摊的。至于鸦片烟，虽然官厅也在讲严禁，好些店铺门口也贴着“禁烟强种”的标语，但是在路上尽可以看得出来，吸食鸦片烟的人可多得很啦，他们的特征就是耸着肩膀，瘦削的脸上有一种死尸似的灰白的颜色，烟瘾发作时，打起呵欠来就眼泪直流。甚至穿着黑色号衣，在胸前绣着个“巡”字，辫子盘在警帽里的巡士，也有烟容满面，跛着八字脚走路的。

在小街横巷里，写着“轿房”二字的牌子高挂着，好些轿



夫正在翻看发辮，捉着虱子。游方和尚，化缘尼姑，乞丐，麻疯病者也不时跑进这种巷子里来要点钱米。那些高门大户，门上贴着“神荼”、“郁垒”的洒金红纸，门楣上高悬着“大夫第”、“颍川世家”、“陇南世家”之类的牌匾，门前两盏大红灯笼上各各写着自家的姓氏，而大门呢，却总是闭得紧紧的。

和小街横巷的静寂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大街上的喧嚣，来来往往的行人，在这个人身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各各按着礼制穿着一定颜色的衣服，一眼就可以大体看出那个人的身份来，戴草笠的，戴瓜皮小帽的，戴状如圆锥垂着松鼠尾巴般装饰品的官帽的，都各各有他们的举止气派。人们甚至从官帽的顶子的质地和颜色就可以知道那人的官阶怎样。戴瓜皮小帽的人，人们从那粒丝绒顶子的颜色，也可以看出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遭遇。因为顶子颜色吉服用赤，素服用黑，居丧的就改成白色了。在来往的行人中，偶而有一两个在腰间扎一条红带子的，人们看见了，总是客客气气地回避，因为扎这等颜色的带子表示那人不止是个满人，而且还和皇族有点遥远的渊源关系，是碰不得，骂不得的。街上店户，但凡碰到这一类人物以及官吏豪绅，不管买卖做成没有，往往送到门口，不断打揖鞠躬，只苦了爷娘生下来的一条背脊，弯得就象只醉虾一般。

大街上不但人声喧嚣，而且不断有锣鼓唢呐声。也许是一个大官从珠江河畔的接官亭经过南关入城来了；也许是城内的大官互相过衙门会见了。这样的仪仗行列颇象游神赛会。兵丁们高举着“肃静”、“回避”的牌子，吹鼓手吹奏着音乐，后面就跟着富丽堂皇，六人抬，八人抬以至于十二人抬的官轿。

轿夫旁边，也还有些跟班的，把手按在轿杠旁边，跟着奔跑。在轿子上肩或者安放的时候，他们就象赞礼生似的，鼓足嗓门，喊着“升——”，“坐——”，每逢这些队伍经过，亲兵们大声呼喝清道的时候，途人就四散奔避，站到路的两旁去。

奏着这种锣鼓唢呐的，不仅有大官们的仪仗队，也还有庆贺人家升官的报喜队伍，办红事白事的队伍，这样的行列后面，总跟随着一群小孩和叫化子……。

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庙宇多得很，光孝寺、大佛寺、都城隍庙、五仙祠、海幢寺……，处处丛林都香火鼎盛，不待说了。小的庵堂佛龛，更是随处都有，各种行业的人都找一些被神化了的古代人物当做祈福禳祸的膜拜对象。读书人拜孔子，木匠拜鲁班，银号钱庄拜赵元帅，演戏的拜田元帅，草药医生拜神农氏，打铁的拜尉迟恭。至于武馆里面，则到处在拜着红脸关公，而向如来佛祖和观音大士叩头烧香的，不用说更到处都是了。路上行人拿着香烛元宝到庙宇里去求神许愿的，端的不少。在一些庙宇附近，钟磬的声音，香火的烟雾，使这座古老的城市，更笼罩了一层神秘和灰暗的色彩。

沿着浩浩荡荡的珠江，来自东、西、北江的帆樯云集，这里面也还夹杂着一些外国兵船。沙面被划做租界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东桥西桥，站着来自西欧的兵士和印度阿差，他们喝叱着中国人，暗堡里的枪眼对准着隔涌的行人。那上面出现了许多欧洲式的建筑和一些尖顶的教堂，和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原来的景物形成强烈的对照。来到这里的欧洲商人，不但搜刮了珠江三角洲的蚕丝金银，临走时也总要带走些烟枪、弓鞋、泥佛、发辫、翎顶，回国去可以凭借这个

来把这个东方古老的帝国作为谈笑的资料。珠江河岸这一带地方现在一天天畸形地繁荣起来了。

集在原来的拾翠洲(后来的沙面)的华丽的妓艇，现在迁到大沙头去了。那里一到夜晚，更是繁弦急管，笙歌如沸。一艘艘妓艇，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有叫做“海镜舫”的，有叫做“醉芳舫”的，也有叫做“烟波舫”、“华月舫”的。船舱上用上等木材和嵌花玻璃搭成了标致的厅房，垂着珠帘，还在船首处围着矮小的朱漆栏杆，置着酸枝桌椅。万家灯火一亮起来，这里就成为广州城最热闹的地方了，官、吏、绅、商、士子，但凡有几个钱的，总喜欢到这里来寻欢作乐一番。

夜里，那些盖上两块人字形木板，鸽子棚状的煤油街灯亮起来了，这时又出现了好些新的景象。盲眼的“师娘”一个拉着一个的衫尾，跟着年老的落魄的琴师，走遍了大街小巷，到处卖唱。伴随着二胡的乐声，她们唱着沉痛苍凉的歌曲：“花咁薄命，命薄如花。每想向着花神，仔细一查。往日鲜花一朵，误种在污泥下……”。这声音，夹杂着零食贩子的叫卖声，行人的木屐声，老妇们为家里病人禳灾的带着恐怖气息的喊魂声，回荡在广州的上空……。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开头的地方，十九世纪末年时代的广州。

那时候，正是1892年，光绪十八年的初秋。

一天，快近黄昏的时候，有两个张贴“长红”的洋行杂工，从广州的外国租界沙面走入市区，他们都把发辫盘在头上，象刚从茅厕里出来一样。其中有个人一手提着一桶浆糊，一手拿着支刷子，走在前头。一个人臂弯里搁着一叠“长红”，

跟在后面。他们一路走，一路在贫民麇集的路口处张贴招工广告。把写有“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之类字样的红纸条，“花柳灵丹”、“戒烟善后药”、“调经至宝丸”之类的广告又压到下面去了。这些“长红”，一贴到街上，浆糊还没有干，早已经有一大群人围着看了。

原来那“长红”讲的是招工到古巴垦荒种地的事情。上面提到古巴的水土怎样好，起居怎样便当；开矿种蔗、卷烟熬糖，可做的工种又是怎样的多；工钱又是怎样的高；合同三年为期，期满自由回国；签合同时还有一笔安家费……。那时候广州米珠薪桂，许多手工业作坊，已纷纷歇业。十个人里面，倒有七个人失业闲居，见面一谈，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七件惹人头痛的事儿，因此，围看的人不免纷纷议论道：

“真的有这样好，那也不错呢！出去三年五载回来，自己买几亩地，或者开一爿小铺子，好过现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天天在熬粥水。”

“好是好，就不知这上头说的，成色怎样。你去到外埠，地生人不熟，怎知那些外国人把你怎样看待！”

“怕什么，光天化日，难道会给人生吞了不成！我们住在省城的人少出洋，这些年，台山四邑的人到花旗国去的，潮州汕头的人，坐红头船到暹罗新加坡去的，还少么？我可不怕，既有这个门路，总得试一试。”

“我说呀，到外埠去，自然也好，只是，已经生有一两个儿子，留在家里守香炉的，自然没有相干，不然，这样飘洋

过海的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

……

正在人们窃窃私议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提出疑问：“古巴，究竟位在何处，是哪一国的地界？”这样一问，好多人都发愣了，真不知道，这古巴竟是在哪一个国哪一个洋。于是许多轿夫、小贩、学徒、失业者又议论起来：

“真没听说呢，只听过金山、小吕宋、暹罗、新加坡……可不知道古巴在哪里！”

“一个地方总属一个国呀，是英国的，花旗的，还是出‘荷兰薯’、‘荷兰水’的那个荷兰的？”

这时候，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儿眯缝着眼睛，想了半晌，搔搔腮巴，终于慢条斯理地告诉大家道：“这古巴就在美洲花旗国旁边，属日斯巴尼亚国，日斯巴尼亚，人们也叫它做西班牙，大吕宋。”老者是从上海刊行的《东方杂志》上看到这些东西的，现在，记起来了。

大家看到这个戴眼镜的老人，肚子里倒象是有几滴墨汁的，也就相信了。

“这样说来，可不是水路迢迢么？”

“哎哟，恐怕大火船都要驶几十日啦！”有人禁不住伸出了半截舌头，摇摇头。

正在这时，人群背后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好些人不禁被这声深沉的叹息惊动了，人们回过头来一看，原来却是一个秀才模样的人物。他天庭饱满，目光深沉，微有胡须，看来约有二十六七岁。腋下夹着一卷东西，仿佛是字画之类。从衣着看来，显然是个落魄人物，但神色

间却在聪明中带有傲气。这人也不管旁人怎样用打量的眼光瞅他，一边看着“长红”，一边兀自摇头叹息，看了好一会儿，就施施然走向对过，踏着斜阳跑进一间当铺里去了。

这个落魄的读书人叫做宋思惠，是到当铺里当东西的。当铺正门，高竖着一块木牌，屏风不象屏风，桶扇不象桶扇，朝门处用朱砂写了一个大“当”字，倒象个大腹便便的阔老正在笑吟吟地俯瞰着这些前来典当东西的升斗小民一般。觉得当物羞耻的人们就躲在这大木牌背后典当东西，他们把衣物托上高高的柜台，那朝奉就用一种不屑一顾的神色，随便解开袱布，草草看了几眼，随便给个价钱，不愿承当的东西便给一手推开，愿受的，朝奉就高声报价，那帐房马上就开出一张鬼画符一般的当票来。也有些来当珠宝玉石的，朝奉就拿起个放大镜，眯起一只眼睛左右端详，无论如何贵重的东西，总无法改变那朝奉一副怀疑和瞧不起的神气。前来典当的人，只有两种受到例外的待遇。一种是原本的有钱人，一时手紧，想挪点现金挹注，自己摇着一把折扇，还带个跟班捧着个首饰盒子，进得铺来，到柜台前招呼一声，当铺老板马上开了柜台侧面一扇铁门，请到里面的小客厅去，坐在酸枝椅子上，敬烟献茶，慢慢议价，就象大开中门侍候一般。另一种人，是无赖泼皮，嘴巴上叼根香烟，衣服空悬着一只袖子，进得铺来，虽没有被请进里头客厅，但是朝奉见他那个模样儿，先就畏他三分。这些烂赌烂食的人，随便把件衣服抛上柜台，喝声“尽当”，朝奉哪敢怠慢，带笑翻着那件烂衣服，就给一个较高的价钱。有时给的价钱低了一些，那些大汉就搬爹骂娘，大喊道：“丢那妈，只值这个价钱么？眼睁

大些！”朝奉往往又添给了几个钱。这些人得了钱，却把当票折成一团，或者插进帽沿，或者放进耳朵里，扬长而去。不属于这两种人的一般来典当的穷苦人物，朝奉根本不放在眼前，你越老实，他越好象穿了黄马褂，在紫禁城骑马一般的威风。当时宋思惠把一卷东西托上柜台，说声“请你看看”，那朝奉拆开包纸，看见是卷字画，双眉一皱，就推了出来，连声说：“不当，不当！”宋思惠急了，又推了回去，忙说：“请你无论如何看看，看了再说，不当也不迟。这是林良画的花鸟，林良是明代广东著名的画家，他的墨宝是可遇不可求的。这幅画我无论如何不卖，现在当来周转一下，只要你们写十两银子罢了。”那朝奉听见说得如此稀罕，就半眯起一只眼睛，带着几分不屑的神气，展开了画幅，果然，一幅喜鹊玉兰图，栩栩如生出现在眼前，三只喜鹊可真活泼，就象引吭鸣啭，尾巴正在翘起放下一样。宋思惠看见朝奉正在端详，本来还想解释：“这林良是广东有史以来第一个大画家，最擅长画翎毛，他画的花鸟，拿去和宋代的院画一比，也毫无逊色。”但是他看见朝奉那个爱理不理的神气，话到喉头，又咽下去了。朝奉看了几眼，卷起画幅，宋思惠心想：“这该成了吧？”谁知朝奉又沉下脸来道：“不当！”宋思惠不禁有几分气恼，就质问道：“明明是好东西，为什么不能当？”那朝奉口里喷了一声，以藐视的神气扫了这读书人一眼道：“为什么不当，这叫做同行公议。你拿衣服来，多烂多破，都可以当几个钱给你，但是字画我们就不当，不信，你自己看吧！”说着，右手朝墙壁一指。宋思惠翘起脚跟看时，果见青砖墙上贴有一列红纸，写着这样一串字样：“神袍戏衣不当。”“旗锣伞扇不当。”“低

潮首饰不当。”“皮货无袱不当。”“古董字画不当。”宋思惠看了，不禁眯了几下眼睛，悻悻地道：“既然是同行公议，你何不早就指给我看，还看画做什么？”朝奉听了，瞪一瞪眼，没好气地道：“不是你喊看，我才不看呢！现在看了，就有什么损失不成？”正说话间，有一个破落商人模样的人走近柜台，从包袱里解出一根象牙镶银斗鸦片烟枪来，朝奉忙着看货色，又把那卷翎毛花卉图推给宋思惠道：“拿回去，都城隍庙那边的书画铺怕就有交易。别阻人做生意。”说着，再也不理睬了。宋思惠怀着满腔怒气，狠狠地看了那朝奉一眼，也不答话，把画卷朝腋下一夹，抹一抹汗，又走出当铺来。

他走过街口，看见刚才那张古巴招工的长红，现在又围上了新的观众，人们仍在窃窃私议。宋思惠悄悄地叹息了一声，在斜阳中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回家去了。



## 二 闹 宴

落魄秀才宋思惠是东莞石鼓村人，提起他的身世来，倒有一段故事。

宋思惠家是户佃农，依照一般情形，佃农家的儿子又有几个去考秀才的？谁知世上可就有这样的事情。原来宋家的老头子宋春喜，是个勤俭和手艺高强的老农，自幼喜欢问东问西，学习耕种畜牧的本领。到了中年，居然成了个庄稼能手，不只种稻子种苧麻等田园上的事情很有本事，就是养牛养鸭，也有一套功夫。小鸭子孵出来没有多久，宋春喜看它们的模样和走路的姿势，就能够辨别雌雄；鸭子长大了，给些什么饲料，要掺和多少螺蛳和细沙，一天吃多少餐，也都有个讲究。这样，他家养的鸭群，食料好，又避免受惊，下的蛋蛋黄个个又红又大。宋春喜又擅长养牛，他养的牛，只只膘肥肉满，周身好似披了锦缎一般。因为饲料足，功夫够，母牛总是很快就能够生牛仔，公牛也总是一只只都成了“扒地虎”。石鼓村的农家要买牛，总是找到宋家，喊声：“喜叔喜叔，帮我到牛墟看条牛！”宋春喜也真肯助人，到了牛墟，摸一摸牛的皮毛，拍一拍牛的臀部，摇一摇牛脚杆，撬开牛嘴巴看一看牛的牙齿，就能够断定是怎样一头牛。他在石头